

第二十一本

世家

楚元王

荆燕王

齊悼惠王

蕭相國

曹參

留侯

史記評林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

吳興凌稚隆輯校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史記卷之五十

楚元王劉交者

正義曰年表云都彭城

高祖之同母少弟也

徐廣曰一作父。索隱曰漢書作同父言同父以明異母也。

字游。高祖兄弟四

人。長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

客過。巨嫂食。

徐廣曰漢書云丘嫂也。索隱曰應劭云丘姓也。孟康云丘空也。兄云空

有嫂也。此作巨。巨大也。謂長嫂也。劉氏云巨一作丘。

嫂厭叔。叔與客來。嫂詳

為羹。盡櫟金。

索隱曰櫟音歷。謂以杓。歷金。賓客以

賓客以

故去。已而視金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

祖為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為言。

敖英曰史稱高帝豁達大度。願以嫂氏。厚羹之。怨而懷憾。終身不得已。而封姪。以疾猶以憂。

令中統柯至本有

殿本劉氏云在應劭云

上各不同此本

四庫考證云櫟訛歷據

史正文改。中統作櫟

中統本三下有也字

美名封其于大度
寧不有疵乎

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耳於是乃

封其子信為羹頡侯徐廣曰羹頡侯以高帝七年封封十三年高侯元年有罪

削爵一級為關內侯○索隱曰羹頡爵號非縣名以其櫟釜故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羹頡山在媯

州懷戎縣東南十五里按高祖而王次兄仲於代

取其山名為侯號者怨故也徐廣曰次兄名喜字仲以六年立為

代王其年罷卒謚項王有子曰濞高祖六年已

禽楚王韓信於陳乃以弟交為楚王都彭城索隱曰漢書云楚王王薛郡東

立海彭城三十六郡也即位二十三年卒子夷王郢

十年冬坐為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郡索隱曰漢書云私姦

服舍中姚察云姦於服舍非必宮中又按集註服虔云私姦中人蓋以罪重故至削郡也春戊

四庫考證云縣訛郡據漢書改

按一說服字句服而姦忘哀也

夷王四年卒子王戊立王戊立二

立名郢客也夷王四年卒子王戊立王戊立二

十年冬坐為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郡索隱曰漢書云私姦

服舍中姚察云姦於服舍非必宮中又按集註服虔云私姦中人蓋以罪重故至削郡也春戊

軒中說何王王本蓋字空格

四庫考證云即上行州字今刪

與吳王合謀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戊

則殺尚夷吾起兵與吳西攻梁破棘壁正義曰括地志云大

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七十里州即梁棘壁至昌邑南正義曰括地志云有梁丘故城

在曹州成武縣東北三十二里也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

道士卒飢吳王走楚王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

吳楚孝景帝欲以德侯子續吳徐廣曰德侯名廣吳王濞之弟也其

父曰以元王子禮續楚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

為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奈何續其

後不許吳許立楚後是時禮為漢宗正乃拜禮為

楚王奉元王宗廟是為楚文王文王立三年卒子

史記卷五十五

楚元王世家

陶

四庫考證云經年表作注

梁氏謂王純五下二十七字後人妄續

三王氏及評林別本作王

誤各本皆同疑當作記或作記誤也

安王道立安王二十二年卒子襄王經立襄王立十四年卒子王純代立王純立地節二年中人上

書告楚王謀反王自殺國除入漢為彭城郡徐廣曰純

立十七年卒諡節三子延壽立十九年卒○索隱曰太史公唯記王純為國人告反國除蓋延壽後更封至十九年又謀反誅死故不同也○正義曰漢書云王純嗣十六年子延壽嗣與趙何齊謀反

延壽自殺立三十二年國除與此不同地節是宣帝年號去天漢四年二十九九年仍隔昭帝世言到地節二年以下者蓋褚先生誤也

趙王劉遂者正義曰年表云都邯鄲其父高祖中子名友諡

曰幽幽王以憂死故為幽高后王呂祿於趙一歲

而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祿等乃立幽王子遂為

趙王

以吳校改是

趙王孝文帝即位二年立遂弟辟彊索隱曰音壁彊又音關

取趙之河間郡為河間王以為文王正義曰河間今瀛州也

立十三年卒子哀王福立一年卒無子絕後國除

入于漢遂既王趙二十六年孝景帝時坐晁錯以

適削趙王常山之郡吳楚反趙王遂與合謀起兵

其相建德索隱曰建德其相名史先失姓也內史王悍諫不聽遂

燒殺建德王悍發兵屯其西界欲待吳與俱西北

使匈奴與連和攻漢漢使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

遂還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於梁不能西匈

奴聞之亦止不肯入漢邊樂布自破齊還乃并兵

四庫考證云洛訛洛據唐書地理志改

柯維騏曰漢書以楚元王傳舟荆燕吳並列而以趙王遂舟高祖五子同傳蓋楚元王高祖之弟而趙王高祖之子也史迂世家只序楚元王而此特附趙王者蓋以防舟先生舟申公事相類有吳不用卒犯大戮均可為世戒也

柯王述贊連寫四庫又云於訛失據主本改

引水灌趙城趙城壞趙王自殺邯鄲遂降正義曰邯鄲洛州縣趙幽王絕後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賢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

其言索隱曰漢書申公名培王戊胥靡之趙任防與先生趙堯傳曰趙人防與

公也○索隱曰此及漢書雖不見趙不用防與公蓋當時猶知事迹或別有所見故太史公明引以結其贊豈有篡殺之謀為天下僂哉賢人乎賢人乎

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索隱述贊曰漢封同姓楚有令名既滅韓信王失彭城穆生致醴韋孟作程王戊弃德與吳連

致吳校作置

母柯王本

兵太后命禮為楚罪輕文襄既立世挺才英如何趙遂代殞厥聲興亡之兆所任宜明

楚元王世家史記卷之五十一

史記卷五十一 楚元王世家

四 二二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一終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一 吳興凌稚隆輯校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史記卷之五十一

荆王劉賈 正義曰年表云都吳也 諸劉者不知其何屬 漢書賈高

帝從父兄。索隱曰註引漢書則班固或別有所見也。 初起時漢王元年還

定三秦。劉賈為將軍。定塞地。 索隱曰即桃林之塞 從東擊項

籍。漢四年漢王之敗成臯。北渡河得張耳韓信軍。

軍修武。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

馬津。入楚地。 正義曰括地志云黎陽一名白馬津在滑州白馬縣北三千里按賈從此

津南過入楚地也。 燒其積聚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

已而楚兵擊劉賈。賈輒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

殿本以正義為集解按中統至本集解無之固本正義有下漢書云乃為集解文也

按師古云言本同祖從父而別也

脩中法柯王本

中法本已而誤作而已

按師古云相保謂依恃以自安

注中法本

十國本

陵名通鑑卷十一注引括地志作縣名項羽本注亦作縣然唐書地理志陳州無固陵縣當依殿閣柯王本作度為是

固

保漢五年漢王追項籍至固陵

徐廣曰在陽夏。正義曰括地志云

固陵陵名在陳州宛丘縣西北四十二里

使劉賈南渡淮圍壽春

正義曰今

壽州壽春縣是也

還至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周殷反

楚佐劉賈舉九江迎武王黥布兵皆會垓下其擊

項籍漢王因使劉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縮西南

擊臨江王共尉索隱曰共敖之子共尉已歿以臨江為南

郡正義曰今

漢六年春會諸侯於陳

正義曰今

廢

楚王信囚之分其地為二國當是時也高祖子幼

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鎮天下乃詔曰將軍

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者羣臣皆曰立劉

賈為荆王王淮東五十二城

索隱曰表云劉賈都吳又漢書以東陽郡

封賈東陽即臨淮故云王淮東。正義曰括地志云西北四十里蓋此縣是也

高祖弟交

為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

正義曰淮以西徐泗濠等州也

因立子

肥為齊王始王昆弟劉氏也高祖十一年秋淮南

王黥布反東擊荆荆王賈與戰不勝走富陵

索隱曰地

理志縣名屬臨淮。正義曰括地志云富陵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

為布軍所

殺高祖自擊破布十二年立沛侯劉濞為吳王王

故荆地

燕王劉澤者諸劉遠屬也

漢書澤高祖從祖昆弟

子春說張卿云劉澤宗家也按言宗家似疎遠矣然則班固言從祖昆弟當別有所見

高帝

西北云殿閣柯王本同疑有脫訛按齊悼惠王世家酈侯正義引括地志云故酈城在鄆州新郢縣西北四十里蓋此縣是也此文亦當如是但不知上脫何字耳

按師古云言同曾祖從祖而別也

史記卷五十五

荆燕世家

倪世榮

晉灼至子春王本集解
在田生下

四庫考證云友說與復說
得並據漢書注改

茅坤曰田生畫策
處多奇大畧從戰
國策來
凌約言曰田生猶
有戰國策士風固
奇而序一見之即
輕金為壽亦能下
士矣

三年澤為郎中。高帝十一年澤以將軍擊陳豨得

王黃為營陵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北海。正義曰括地志云營陵故城在青州

北海縣南。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之資。晉灼曰楚漢春秋田子春

以畫干營陵侯澤。服虔曰以計畫干之也。文穎曰以工畫得寵也。索隱曰兩家

之義。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已得

金即歸齊。二年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孟康曰與黨與

言不復與我為與也。文穎曰不復與汝相知。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

大宅令其子求事吕后所幸大謁者張子卿。徐廣曰名

澤駟案如淳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張

卿許往田生盛帷帳其具譬如列侯。張卿驚酒酣

乃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王邸第百餘皆高祖

一切功臣。索隱曰此一切猶一例同時也。今吕氏雅

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如淳曰吕公知高祖相賢以女妻之推轂使為長者

○瓚曰謂諸吕共推轂高祖征伐成帝業雅正意也。索隱曰雅訓素也謂吕氏素心奉推高祖取天

下若人推轂欲前進功至大又親戚太后之重太

后春秋長諸吕弱太后欲立吕產為吕王王代太

后又重發之。文穎曰欲發之恐大臣不聽。鄧展曰重難發事恐大臣不聽

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

必喜諸吕已王萬戶侯亦卿之有。正義曰高后紀云封張卿為建

侯。太后心欲之而卿為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

董份曰雅故者微
時也而吕氏又能
助高祖取天下

如中經說女

豨吳校作豨

穎嚴中統本
下同

茅坤曰田生既說
卿并王澤矣而復
策太后之遣使追
之迫而不及即還
何也

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太后賜張卿千斤金。張卿以其半與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為大將軍。獨此尚缺望。索隱曰：缺音決。又音窺睡反。今卿言太后列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然之。乃以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琅邪王乃與田生之國。田生勸澤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止之。已出。即還。及太后崩。琅邪王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劉氏孤弱。乃引兵與齊王合謀西。漢書音義曰：澤至齊為齊

劫 柯王本下同

閭疑殿中統柯王同本本作
間長傳長當據以增改

王所劫不得去。乃說王求詣京師。齊具車送之。不為本與齊合謀也。○索隱曰：漢書齊王傳云：使祝午劫琅邪王至齊。因留琅邪王不得反國。澤乃說求入關。齊乃送之。與此文不同者。劉氏以為燕齊兩史各言其王立功之迹。太史欲誅諸呂。至梁聞公間疑。遂各記之。則所謂實錄。漢遣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漢書音義曰：跳驅馳至長安也。○索隱曰：代王跳他彫反。脫獨去也。又音條謂疾去也。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為天子。天子乃徙澤為燕王。乃復以琅邪予齊。復故地。李奇曰：日本齊地分以王澤。今復與齊也。澤王燕二年薨。謚為敬王。傳子嘉為康王。至孫定國與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二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姦。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

中統本
下同

按告定國告諸朝也故定國殺以滅口

如令郢人如淳曰定國自欲有所殺餘臣肥如令郢人以告之。索隱曰如淳意以肥如亦臣名令郢人以告定國也小顏以為定國欲有所誅殺餘臣而肥如令郢人乃告定國也按地理志肥如郢人等告定國定國使謁者以他法劾捕在遼西格殺郢人以滅口至元朔元年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陰事以此發覺詔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為郡。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

雖屬踈然以策為王填江淮之間劉澤之王權激

呂氏索隱曰謂田子春欲王劉澤先使張卿說封呂產乃恐以大臣缺望澤卒得王故為權激

殿本作淮江

黃震曰按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以計謁高后之所幸張子卿使王諸呂以張本而王劉澤于燕然則田生明于劉澤之書即明年所施于張子卿

柯王本述贊連寫

之計曰弗弁云者弗弁我施行所畫促之詞爾澤劉氏也而王諸呂乃出其計其罪大矣故太史公之贊曰劉澤之王權激呂氏而釋之者弗察謂畫為工畫謂弁為黨弁夫於于劉澤不言其所畫而於于張子卿言之文法之相為先後如此而釋之者弗能察故夫史遷之文深遠矣

然劉澤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

為偉乎晉灼曰澤以金與田生以事張卿張卿言

事起於相重也。索隱曰謂先發呂氏令重而我亦得其功是事發相重也偉盛也蓋盛其能激發也

索隱述贊曰劉賈初從首定三秦既渡白馬遂圍壽春始迎黥布絕間周殷賞功胙土與楚為隣營陵始爵勳由擊陳田生遊說受賜千斤權激諸呂事發榮身徙封傳嗣亡於郢人

從詳林別本

先中統說光

荆楚世家。史記卷之五十一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一 終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二

吳興凌稚隆輯校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史記卷之五十二

齊悼惠王劉肥者 正義曰年表云都臨淄 高祖長庶男也其

母外婦也。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為齊王。食七十

城。諸民能齊言者皆予齊王。 索隱曰謂其語音及名物異於楚魏孟康

年。齊王入朝。惠帝與齊王燕飲。亢禮如家人。 詳呂后紀 孝惠帝二

年。齊王是兄不為君臣禮而乃自亢。呂太后怒。且誅

敵如家人。行兄弟之禮。故太后怒。呂太后怒。且誅

齊王。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內史勳計。獻城陽郡

以為魯元公主湯沐。 正義曰括地志云濮州雷澤縣本漢城陽縣按後為郡也

茅坤曰漢書本此篇全文其敘七王處廢興稍有次第而生色少

按漢書云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

中統本作飲燕

按漢書及呂后紀云內史士師古以士為名此曰內史勳則勳者名也

中統本孟康云作一云柯本一字空

吳寬曰即以王國紀年此春秋例

殿本注在呂台為呂王

殿本索隱接前文在南陽下

昭中注作胎

凌約言曰此敘齊世家而前後血脉却以朱虛侯貫之是亦一体

邑。呂太后喜乃得辭就國。悼惠王即位十三年以

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為哀王。哀王元年孝惠帝

崩。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於高后。二年高后立

其兄子酈侯。徐廣曰一作酈。索隱曰二字皆音

義曰按音呈益反括地志云故酈城在鄧州新城縣西北四十里蓋此縣是也呂台為呂

王。索隱曰音胎割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正義曰括

地志云濟南故城在淄州長山縣西北三十五里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

衛於漢。呂太后封為朱虛侯。索隱曰地理志以呂

女知其謀案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索隱曰地理志

縣名屬東萊皆宿衛長安中。哀王八年高后割齊琅邪

郡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正義曰今沂州也其明年趙

王友入朝。幽死于邸。三趙王皆廢。高后立諸呂為

三王。徐廣曰燕趙梁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

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

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

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

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

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索隱曰顧猶念也章曰。臣知

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章曰。深耕概種。立苗欲疏。

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

黃震曰趙德王以幽死趙共王以憤死燕王建有子亦見殺惟齊王肥獻城呂氏之女幸脫虎口甚矣呂氏之不仁也肥子朱虛侯竟能手誅諸呂復安社稷嗚呼直高祖子孫哉

董份曰章志奇矣然犯人所深忌而輕言之幸得脫虎口其豈上矣按師古云概稠

也概種者言多
生子孫也疏立
者四散置之令
為藩輔也

按師古云西詣
京師

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
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
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
依朱虛侯劉氏為益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
為上將軍呂王產為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
大臣欲為亂朱虛侯章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乃
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
侯為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為帝齊王既聞此
計乃與其舅父駟鈞索隱曰舅謂舅父猶姨稱姨母郎中令祝午
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索隱曰廣陵人召平與東

陵侯召平及此召平皆似別人也乃發卒衛王宮
功臣表平子奴以父功封黎侯也

魏勃給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

君圍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

使魏勃將兵圍王宮勃既將兵使圍相府召平曰

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乃是也遂自

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

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呂氏作亂

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

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習戰事

齊王不敢離兵索隱曰服虔云不敢離其兵而到琅邪使臣請大王

茅坤曰齊王詐瑯
邪王一着甚孟浪
已而身大臣謀立
代王為天子而齊
遂不得立者以此
按師古云自高
帝將言自高帝
時已為將也

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為然西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

於吳校作王

四庫考證云王訛燕據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改

齊嚴柯王本作濟

子弟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正義曰隱王如意幽王友也滅梁燕趙正義曰梁王恢徙燕趙並高祖子也分齊國為四索隱曰謂齊南琅邪城陽并齊為四也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索隱曰小顏云年幼也比之於財方未匱竭故謂之富也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齊發兵而

凌約言曰叙誅諸呂曰首先曰於是乃得而朱虛侯太尉丞相其功之大小具見矣何等筆力

西相國呂產乃遣大將軍灌嬰東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將兵居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我今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使喻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西取其故濟南郡，亦屯兵於齊西界，以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關中，朱虛侯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朱虛所以首斬呂產詳呂后紀於是太尉勃等乃得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矣，虎而冠者也。張晏曰言鈞惡矣如虎而著冠方以呂氏故，幾

茅坤曰自灌嬰在滎陽起至重于齊相止，總只是詳魏勃始末非齊所以興亡之故也

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為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朱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言大人而後救火乎。索隱曰此蓋舊俗之言，謂救火之急不暇先啓家長也。亦猶國家有難，不暇待詔命也。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索隱曰妄庸言凡妄庸劣之人何能為乎？乃罷魏勃。索隱曰罷謂不罪而放遣

史記卷五十三 齊世家 禮

張之象曰勃事了後乃敘其父及勃少時事亦倒敘法

之因言魏勃之始魏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索隱曰姚氏云物怪物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一為參御言事參以為賢言之齊悼惠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為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勃用事重於齊相王既罷兵歸而代王來立是為孝文帝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與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

茅坤曰按此下逐一著齊興廢之故

按漢書云文帝憐悼惠王適嗣之絕于是乃分封齊為六國盡立前所封惠王

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是歲齊哀王卒太子側立是為文王齊文王元年漢以齊之城陽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以齊濟北郡立東牟侯為濟北王正義後二年孝文帝盡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等七人正義入于漢後一歲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齊為王齊孝王將閭以悼惠王子楊虛侯為齊王故齊別郡盡以王悼惠王子子志為濟北王子辟光為濟南王子賢為菑川王子卬為膠西王子雄渠為

漢中統訊王楊殿本作揚

印殿本作印注同

子列侯見在者
六人為王

膠東王與城陽齊凡七王

索隱曰謂將間為齊王
志為齊北王仲膠西王

辟光濟南王賢菑川王章
城陽王雄渠為膠東王

齊孝王十一年吳王濞

楚王戊反興兵西告諸侯曰將誅漢賊臣鼂錯以

安宗廟膠西膠東菑川濟南皆擅發兵應吳楚欲

與齊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

張晏曰膠

西菑川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

張晏曰姓路天子復令路

中大夫還告齊王善堅守吾兵今破吳楚矣路中

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劫與

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翹下三國不

黃震曰按齊路中

大夫既許三國而

終達漢天子命俾

齊堅守并鄭世家

解揚之事同

茅坤曰路中大夫

有古烈士風

按師古云首善

言其初首无逆

乱之心
茅坤曰又以七王
提一番似復

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

已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

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

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聞路中大夫從漢來喜

及其大臣乃復勸王毋下三國居無何漢將欒布

平陽侯等兵至齊

索隱曰平陽侯按擊破三國兵

解齊圍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

齊齊孝王懼乃飲藥自殺景帝聞之以為齊首善

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壽為齊王

是為懿王續齊後而膠西膠東濟南菑川王咸誅

滅地入于漢。徙濟北王。王菑川。齊懿王立二十二

年卒。子次景立。是為厲王。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

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

后欲其家重寵。索隱曰重直寵。龍反謂令其長女紀

翁主入王宮。索隱曰如淳云諸王女云翁主。王稱其母姓故謂之紀公主。正其後

宮。母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

姦。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索隱曰謂王太后武帝母也。

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張晏曰王太后

前嫁金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

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

奸中注本

中注本宦說官下宦者甲亦說

四庫考證云宦者徐甲脫徐字據下文徐甲天大躬句及漢書增

奉書按上文已見徐甲此徐字可不增

黃震曰主父偃求徐甲欲入其女齊後宮不遂則說齊王殺之亦卒以此坐誅偃真小人哉

按師古云言齊王毋子昆弟姦終當坐之至夕不足嫁女毋之浸薄猶言漸染也

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貧人。急徐廣曰一作及乃為宦者。入事漢

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

女充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

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新坐

以外亡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

事。事浸薄。不得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

郤。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

奸中注本

奸中注本

市租千金

索隱曰市租謂所賣之物出租日得千金言齊人衆而且富也

人衆殷

租中統作稅

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

王於親屬益疎。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

時孝王幾為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

拜主父偃為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

治王後宮宦者為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

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為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

絕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漸疎

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

索隱曰謂偃挾齊不娶女

之恨因言齊之短為輕重之辭蓋言臨菑富及吳楚孝王時事是也

天子亦既囚偃

公孫弘言齊王以憂死。母後國入漢。非誅偃無以

塞天下之望。遂誅偃。齊厲王立五年死。母後國入

于漢。齊悼惠王後尚有二國。城陽及菑川。菑川地

比齊。天子憐齊為悼惠王冢園在郡。割臨菑東環

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城

陽景王章

正義曰年表云都莒也

齊悼惠王子。以朱虛侯與

大臣共誅諸呂。而章身首先斬相國呂王。產於未

央宮。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戶。賜金千斤。孝文

二年。以齊之城陽郡立章為城陽王。立二年卒。子

喜立。是為共王。共王八年徙王淮南。

索隱曰當孝文帝之十二

茅坤曰以前齊始末已完復分註七王興廢次第

陳沂曰復敘城陽王始終且以見章于漢有功故國永而後善終也

按此褚少孫所補

按此復敘濟北王始終

年也。○正義曰：四年復還王城陽。凡三十三年卒。
年表云都陳也。

子建延立。是為項王。項王二十八年卒。子義立。是

為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為惠王。惠王十一

年卒。子順立。是為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立。

徐廣曰：廿二年。是為戴王。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

三年。正義曰：建始成帝年號。從建始四年上至天漢四年六十七矣。蓋褚先生次之。十五

歲卒。濟北王興居。正義曰：都濟州也。齊悼惠王子。以東牟

侯助大臣誅諸呂。功少。及文帝從代來。興居曰：請

與太僕嬰入清宮。廢少帝。共與大臣尊立孝文帝。

孝文帝二年。以齊之濟北郡立興居為濟北王。與

城陽王俱立。立二年。反。始大臣誅呂氏時。朱虛侯

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

侯。及孝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絀

其功。及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

與居自以失職奪功。章死。而興居聞匈奴大入漢

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擊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為

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於濟北。天子聞之。罷丞相

及行兵皆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張晏曰：柴武。

虜濟北王。王自殺。地入于漢為郡。後十二年。文帝

十六年。復以齊悼惠王子安都侯志為濟北王。正義曰：正

董份曰：漢所患呂氏者莫如產。自朱虛誅產而後。太尉以次收族。呂氏是朱虛首善。功莫大也。以帝之仁厚而猶苛責入之。微指以絀其大功。况他人乎。

王維禎曰：朱虛東牟二侯有功王室。安得以初欲立齊之故。絀其功。是自啓亂階也。

曰安都故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南三十一里。吳楚

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吳楚已平。徙志王菑

川復申濟南王辟光。正義曰辟音壁都濟南郡齊悼惠王子。以勒侯

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南為郡。地

入于漢。菑川王賢。正義曰年表云淄川王都劇故

齊悼惠王子。以武城侯。索隱曰按地理志縣名屬平原也。正義曰貝州縣

文帝十六年為菑川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

殺賢。天子因徙濟北王志。王菑川志復申以齊悼惠王

子。以安都侯。王濟北。菑川王反。母後乃徙濟北王

殿中統志本以作亦

王維禎曰齊分七國後多逆誅滅惟菑川王志以忠保其國

陳沂曰復叙四反國始終詞事嚴整

園本少六字在淄州云云說寫在幽州東南六十里也寫下文昌平正義校出

按此褚少孫所補

王菑川。凡立三十五年。卒。謚為懿王。子建代立。是

為靖王。二十年。卒。子遺代立。是為頃王。三十六年

卒。子終古立。是為思王。二十八年。卒。子尚立。是為

孝王。五年。卒。子橫立。至建始正義曰亦褚少孫次之三年。十

一歲。卒。膠西王卬。正義曰卬五郎反年表云都高苑括地志云西苑故城在淄州

長川縣。齊悼惠王子。以昌平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昌平故城在幽州

東南六十里也。文帝十六年為膠西王。十一年。與吳楚反。

漢擊破。殺卬。地入于漢。為膠西郡。膠東王雄渠正義止

日年表云都卽墨按卽墨故城在萊州膠東縣南六十里。齊悼惠王子。以白石

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金城。○正義曰白石古城在德州安德縣北二十里文帝十

年表云都卽墨按卽墨故城在萊州膠東縣南六十里。齊悼惠王子。以白石侯。文帝十

光本說況

齊悼惠王世家。
史記卷之五十二

六年為膠東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雄渠。地入于漢為膠東郡。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索隱述贊曰。漢矯秦制。樹屏自疆。表海大國。悉封齊王。呂后肆怒。乃獻城陽哀王。嗣立其力。不量。朱虛仕漢。功大策長。東牟受賞。稱亂貽殃。膠東濟北。雄渠辟光。齊雖七國。忠孝者昌。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二 終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三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吳興凌稚隆輯校

索隱單刻本卷三十一蕭相國曹相國留侯絳侯五宗三王右六篇請合為一篇殿本有索隱各本無單刻本在三十卷与殿本異

史記卷之五十三索隱蕭相國曹相國留侯絳侯五宗三王六篇可合為一篇

董份曰。蕭相國留侯陳平。世家書法大槩同。森然燦然。茅坤曰。通篇直敘敘何所以佐高祖。定天下。大畧處特簡敘高祖。所以論功行賞與何所以委曲處特詳。非後世之史可及。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索隱曰。春秋諱蕭何。感以

文無害為沛主吏掾。駟案漢書音義曰。文無害。有

更如今言公平吏。一曰無害者。如言無比。陳留間語也。○索隱曰。裴註已列數家。今更引二說。應劭云。雖為吏而不刻害。韋昭云。為有文理。無傷害也。

漢書云。何為主吏。主吏功曹也。又云。何為沛掾。是

何為功。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索隱曰。說

王鑿曰。此傳書法嚴整。楊慎曰。文無害意者。老成之極。无得破也。王吏主文也。

楊慎曰。曰數以吏事護高祖。曰常左右之。曰何獨以五

中統柯王本無嗣案二字三本皆分注

語相唯諾
又曰常辨之曰事
第一文亦相頌

中流石王本分注与 殿本
同

康海曰何固請得
母行以便是何之
器遠處

殿本入作人
四庫考證云入誤人據明
監本改

凌約言曰漢之天
下根本于是乎定
此何之功所以第
一也彼責其不收
博士掌故之書者
過矣

余有丁曰按漢王
有天下信功居多
信為何所進士故
傳特詳

茅坤曰漢書多蕭
何勸漢王王閔中
一段甚善

董份曰當漢王與
楚相持天下方未
定而何自立宗廟
何其見之大也為
漢元功有以也夫

唐順之曰蕭何相
業只此數句盡之

文云護
救視也
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

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李奇曰或三百或五百

郡者與從事常辨之張晏曰何與共事修辨明何

從事也秦時無刺史以御史監郡何乃給泗

水卒史事第一徐廣曰沛縣有泗水亭又秦以沛

郡卒史索隱曰如淳按律郡卒史書佐各秦御

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為沛公

何常為丞督事索隱曰謂高祖起沛令沛公至咸

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索隱曰走音

也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

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

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之處民

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

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

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

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

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

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應

曰上來還乃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索隱曰轉

以所為聞之

陶徐

史記卷五十三

蕭何世家

劉氏音張

戀反漕後應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

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

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

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

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

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既殺項

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

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鄼侯文頴曰音贊瓚曰今南陽縣也孫檢曰有二

縣音字多亂其屬沛郡者音嗟屬南陽者音讚按

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讚今多呼嗟嗟舊字

作鄼今皆作鄼所由亂也○索隱曰瓚云今南陽

鄼縣顧氏云南陽郡名也太康地理志云魏武帝

鄼汪校改鄼

四庫考證云蹤漢書作縱
顏師古曰發蹤謂解網而
放之讀者乃為蹤跡之蹤非
必據彼說則此蹤字誤

按白雲先生云
發蹤指示四字
于何不切當宜
歸于房

倪思曰李宗數十
人皆先聞名未必
皆有能戰功想見
何為吏宗強力眾
非諸將亡命者比
耳若徒以兄弟諸
子身諸將較智勇
論功數未必足以

建安中分南陽立南鄉郡晉武帝改曰順陽郡是也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

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畧

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

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

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

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

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

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

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

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

陽汪校作鄼

屈其心也

楊慎曰鄂君明蕭何之功議論明白所以服人以一時之事方世之功分說于前而合說于後一時之言亦森然有法

董份曰此亦未見為方世但言參為戰陣之功何為社稷之功則當矣或

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蕭何。

應劭曰撓屈也。○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

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索隱曰功臣表鄂君羣臣

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

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眾。逃身遁者數

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

而數萬眾。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榮

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

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

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

曰方世者蓋言為漢久遠計即社稷之謂也惟欲抑揚其詞以警听故耳

楊慎曰此我字本非高祖口中語却是高祖心中事隔世如親見也

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

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

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

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

侯邑。封為安平侯。徐廣曰以謁者從定諸侯有功秩舉蕭何功故因侯二千戶封

九年卒至云孫但坐與淮南王安通弃市國除是

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

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應前何獨以五

索隱曰謂人皆三何獨五所以為贏二也音盈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

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吕后用蕭何計

小二百一十一

豨吳校作豨

史記卷五十三

蕭何世家

洋

大三百四十一

董份曰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八字何為來哉却入召平瓜美云按召平有三言瓜美者所以別之也按召平并鮑生意同

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

按客又并召鮑意同董份曰相國所以免禍者以三得智謀士耳功名難處如此淮陰之敗以死士也存亡在所益悲哉唐順之曰非鮑生召平并客之計何幾不免虎口哉

茅坤曰何請上林特以將順上旨而高帝復疑至此細思何以處身前所為買田宅以自污當為失着

令本著作今

天貸反 貸 園 王 本 作 得 評 林 別 本 作 持

問相國何為。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貫貸以自汙。正義曰貫音世又食夜反賒也下天貸反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索隱曰謂相國取人田宅以為己利故云乃利人也。所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以令相國自謝之。

已卷五十三

四

文

棄殿柯王中法本

官柯王詠官

董份曰既以田地自污上喜矣而復為民請田是失本計也上益恨其得民故係之非以利賈人之金也

凌約言曰方以失為民請田拂上意何亦愚矣

董份曰人主方怒一大臣衛尉一小臣耳乃肯直言救解其人亦不易得也

乃中法作自

史記卷五十五 蕭相國世家

謝民相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

弃願令民得入田毋收橐為禽獸食索隱曰苗子還種田人留

橐入官 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

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如淳曰百官公卿表

衛尉王氏 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

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

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

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

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

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

一本中下用有開中字

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

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

天下李斯之分過索隱曰李斯歸惡而自予是分過也又何足法哉

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韋昭曰用意淺高帝不憚是日使

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高

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

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

吾過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

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

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

王鑿曰欲聞過字文過

入柯王作又

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

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

相國何卒。駟案東觀漢記云：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正義曰：括地志云：蕭

何墓在雍州咸陽縣東北三十七里。諡為文終侯。徐廣曰：功臣表蕭

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

鄼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

奇節。索隱曰：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

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

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閔天

按刀所以削書古者用簡牘故吏皆以刀筆隨楊慎曰：替體慨然末比明夫散宜生或訊其死請不知太史斷蕭何諸將咄二語正在此等不然何不曰方太公望同功

散宜生等爭烈矣。

索隱述贊曰：蕭何為吏文而無害，及佐興王舉宗從沛關中，既守轉輸，是賴漢軍屢疲秦兵，必會約法，可久收圖，可大指獸發蹤，其功實最。政稱畫一，居乃非泰，繼絕寵勤，式旌礪帶。

黃震曰：高帝起布衣，得天下，非有分義，素服人心，故所與同起者，帝無不疑。如關中

天下根本，何每畱守而帝自將，帝所任者莫如何所疑者，亦莫如何也。方帝距京，索

間非用鮑生計，遣子孫詣軍，何幾族及自將，邯鄲非用召平計，悉家財佐軍，何幾族

其後自將擊黥布，非用說客計，多買田宅自汗，何又幾族，然則何雖相，帝定天下，嘗

懷救歿之，不暇縱，何非刀筆吏，又何暇經綸之事乎？其後為民請苑，稍欲展布而械

繫已及帝之赦，何也？言我不過為桀紂而相國為明相，是正怒其掠，王譽以得民心

也。嗚呼！其亦異於古人所以推誠共治之道哉。

蕭相國世家。史記卷五十三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三終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四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史記卷之五十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此條索隱殿本在蕭相國世家已錄前卷中統柯王本与此同誤

殿本胡陵下正義与下文複出閣柯王本正義胡陵方與分注不複

川吳校改水

茅坤曰曹參功名與蕭何相終始故首尾世家稱蕭何又曰通篇敘曹參野戰之功即今御史紀功冊事貴詳數而參所以相齊弁所以代何為相國事兼言清淨之化如指掌

索隱曰蕭相國曹相國留侯絳侯五宗三王六篇可合為一篇

平陽侯曹參者

正義曰晉州城即平陽故城也

沛人也

張華曰曹參字敬伯

時為沛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高祖

為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

駟案漢書音義曰中涓如中謁者

索隱曰涓反將擊胡陵方與

索隱曰地理志二縣皆屬山陽

攻秦監公軍

縣名在方與之南方音

房與音預兗州縣也

駟案漢書音義曰監御史

監郡者公名秦一郡置守尉監三人○索隱曰大

本紀泗川監名平則平是名公為相尊之稱

史記卷五十四

曹相國世家

勾吳高洪寫

中統柯王本無駟案二字下同

按自此以後連用破之取之擊之攻之等語亦是一格

尼殿柯王本作尼殿當依漢書作尼中統作尼乃尼字之誤

柯王本索隱無漢為驛置館五字中統本作漢謂驛為置單刻索隱與中統同當從之

攻爰戚徐廣曰至戚侯成曰正義曰蘇林至趙曰地理志東平一里及亢父索隱曰地理志東平一里及亢父索隱曰地理志東平一里

四庫考證云有訛此今改

中統本秦將下有軍字

中統本地理志下有云字

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

徙守方與方與反為魏擊之正義曰曹豐反為魏索隱曰時雍齒守攻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尼

軍碭東正義曰破之取碭狐父徐廣曰伍被曰吳

隱曰地理志碭屬梁國狐父地名在梁碭之間徐

氏引伍被云吳淠敗於狐父是吳與梁相拒而敗

處○正義曰括地志云狐父亭祁善置文穎曰善

在宋州碭山縣東南三十里

晉灼曰祁音坻孫檢曰漢謂驛曰置善名也○索

隱曰司馬彪郡國志穀熟有祁亭劉氏音遲又如

字善置置名漢為驛置館○正義曰括地志云故

祁城在宋州下邑縣東北四十九里漢祁城縣也

言取碭狐父及又攻下邑以西至虞索隱曰地理

屬梁國○正義曰宋州下邑縣在州東百一十里

漢下邑城今碭山縣是虞城縣在州北五十里古

虞國商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及亢父徐廣曰宣帝

均所封索隱曰蘇林云縣名屬山陽功臣表爰戚侯趙

成地理志正義曰音寂劉因七歷反今在兗州南近元

父縣地理志元父縣名屬東平○括地志先登遷

云元父故城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

為五大夫北救東阿索隱曰時張邯圍田榮於東

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正義曰

苑縣西北二里北有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

李由虜秦候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

項羽引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

於是乃封參為執帛張晏曰孤卿也號曰建成君

索隱曰地理志遷為戚公正義曰遷參為戚令

建成縣屬沛郡

郡 殿閣柯王本

殿本無史記以下文

中統本曲作上遇作下牛記
半恭作凶
曲正下六字閣柯王本有

輟柯王作環

殿本以徐廣曰至堵陽十
三字為集解堵陽是南
陽之縣為索隱毛本集解
但有應劭曰今堵陽六字
与此同單劉宗隱徐廣云
至之縣亦以此同唯應劭云
山陽今潁陽下文堵陽是
南陽之縣亦作潁陽為異
爾
漢書注應劭曰今堵陽

時屬

曹水國世家

沛縣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濟陰成地名

曰地理志成武縣屬山陽。擊王離軍成陽南。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濟陰成地名

周武王封弟季載於成。其後代遷於成之陽。故曰成陽。正義曰成陽故城濮州雷澤縣是。史記云

武王封弟季載於成。其後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追

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索隱曰賁音奔圍趙奔開封

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徐廣曰在中牟。索隱曰曲丘禹反

遇牛恭反。○正義曰曲丘羽反。遇牛恭反。司馬彪郡國志云。中牟有曲遇。聚按中牟鄭州縣也。破

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珪。張晏曰侯伯執珪以

朝位比之。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伍員者位執珪古爵名。從攻陽武。正義曰括

武故城在鄭州陽武縣東。北十八里。漢陽武縣城也。下輟輟緱氏。索隱曰地

緱氏二縣屬河南。輟輟道名在緱氏南。○正義曰

緱氏洛州縣也。括地志云輟輟故關在洛州緱氏

縣東南四十里。十三州志云輟輟道凡十二曲。是險道也。絕河津。正義曰津濟

云平陰故津在洛州還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徐廣

在偃師孟康曰尸鄉北。○正義曰破趙賁軍於尸

鄉之北也。括地志云尸鄉亭在洛州偃師縣在洛

州東。從南攻雙。與南陽守齧戰陽城郭東。應劭曰

○索隱曰徐廣云陽城在南陽應

劭云今堵陽堵陽是南陽之縣。陷陳。正義曰陷

陽城郭。取宛虜齧。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燒關

也。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正義曰雍州藍田縣在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

里。藍田關在雍州藍田縣東南九十里。即秦燒關

也。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

名山為。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

史記卷六

曹水國世家

三

秦

遷為至故道音皮寬正義曰地理志云至五里雍州地理志云至五里正義屬右扶風至古郿國也殿本如此則本正義注與殿本同亦無地理志云雍州二縣名九字并無屬右扶風四字於音胎作於音胎作於音胎作於音胎未六字疑衍文初攻下辯故道音隱曰反正義曰括雍州地理志云至五里正義屬右扶風至古郿國也日地理志音胎正義曰於音胎至國也柯王本如此右所錄索隱與單刻合當據正義本既以雍州索隱誤入正義殿本亦誤以索隱屬右扶風於音胎文字屬正義也四庫考證云雍州正義括地志云云案此段多訛脫據唐書地理志及周書本紀正義當云故雍州在岐州

雍州南七里故秦城一名武功城在雍州武功縣西南二十里古郿國也中統柯王本無調案三字殿本中統柯王本俱作華陰漢書注亦作陰

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

正義曰梁州本漢中郡遷為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

道雍釐索隱曰地理志二縣名屬武都辯音皮寬反正義曰括地志云成州同谷縣本漢

下辯道又云鳳州兩當縣本漢故道縣在州西五十里地理志云雍釐二縣名屬右扶風釐音胎

作釐音胎括地志云故雍縣南七里故釐城一名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郿國也擊章平

軍於好時南正義曰括地志云好時城在雍州好時縣東南十三里破之圍

好時取壤鄉文穎曰地名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索隱曰櫟

音歷按文穎云壤鄉高櫟皆地名在右扶風今其地闕正義曰音歷皆村邑名壤鄉今在雍州武功縣東南二十餘里高櫟破之復圍章平章平出好

壤坊是高櫟近壤鄉也

時忝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

新城索隱曰漢書高帝元年咸陽名新城武帝改名曰渭城參將兵守景陵

二十日駟案漢書音義曰縣名也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

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蘇林曰今華陽參以將軍引兵圍

章邯於廢丘正義曰周曰犬丘秦更名廢丘漢更名槐里今故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

十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正義曰即蒲津關也

關今在從行書至河內下脩武正義曰今懷州獲嘉縣古脩武也渡圍津

徐廣曰東郡白馬有圍津。索隱曰顧氏按水經註白馬津有韋鄉韋津城圍與韋同古今字變爾

○正義曰括地志云黎陽津一名白馬津在滑州白馬縣北三十里帝王世紀云白馬縣南有韋城

故豕韋國也續漢書郡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

國志云白馬縣有韋城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正義曰徐州二縣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

特將書

從行書

亦行柯王本日字

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黃。徐廣曰：內黃縣有黃澤。程

處反於蕩。徐廣曰：東郡蕩縣。駟案漢書音義曰：皆漢將。往擊，盡破之。柱

天侯反於衍氏。索隱曰：柱天侯不知其誰。封衍氏魏邑。地理志云：柱天在廬江。濬縣。

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彊。

瓚曰：武彊城在陽武。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彊故城在鄭州管城縣東北三十一里。因至榮

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索隱曰：從才用反。及

項羽敗，還至滎陽。凡二歲。高祖三年，拜為假左丞

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

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遨軍東張。徐廣曰：張者地名。功臣表有張侯毛

澤之駟按：蘇林曰：屬河東。索隱曰：遨音速。正義曰：括地志云：張陽故城一名東張城，在蒲州虞

四庫考證云：高祖三年漢書作二年以下文魏王豹反及生得魏王豹事考之高祖本紀在三年月表高祖在二年九月淮陰列傳豹反在二年八月此則与本紀同蓋傳聞互異故兩存之

劉辰翁曰：小結先後至滎陽皆極分曉。董份曰：結此語極有力，見止二歲中而戰功多如此，故勇絕也。

鄉縣西北四十里。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

於曲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上曲陽定州恒陽縣。是下曲陽在定州鼓城縣西五里。追至

武垣。徐廣曰：河東有垣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垣縣今瀛州城是。地理志云：武垣縣屬涿郡。

也。生得魏王豹，取平陽。正義曰：晉州城是。得魏王母妻子。

盡定魏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

趙相國夏說軍於鄔東。徐廣曰：鄔縣在太原。音烏古反。大破之，斬

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

君，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鄔城中。戚將軍

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

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

余有丁曰：按此必魏自有曲陽定州之曲陽，時屬趙。

澤本漢

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濞、陰、平原、鬲、盧。

索隱曰：地理志著縣屬濟南，盧縣屬泰山，濞、陰、平原、鬲三縣屬平原。濞音吐，濞反。正義曰：括地志云：平原故城在德州平原縣東南十里，故鬲城在德州安德縣西北十五里。盧縣今濟州理縣是也。

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

漢書亦作假密。按下定齊七十縣。則上假密非高密亦非齊地。今闕。大破之。斬龍且。

虜其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

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

信為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

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為皇帝，韓信徙

為楚王，齊為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為齊

卷之...

平中統說王

黃震曰：按曹參天下甫定，遠相侯國，必所以獨不見疑于高帝也。然又安知非帝有心于遠之耶？

沛中統作馬

蕭徐州縣也 訂正本

王。而以參為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

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

平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

破之。黥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

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

竹邑，相蕭留。

索隱曰：地理志蘄竹邑相蕭四縣屬沛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扶離縣城漢竹邑城也。李奇云：今竹邑也。故相城在扶離縣西北九十里。輿地志云：宋共公自睢陽徙相子城，又還睢陽。

蕭徐州縣古蕭叔國城也。故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

張良所封。參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

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

駢案：漢書音義曰：楚之卿號。郡守。

符 劉訂正本

中統王本無 嗣案二字不同

凌約言曰特著齊七十城以見所以酬參者自不為薄

洪邁曰曹參之宜為相高帝以為可惠帝以為可蕭何以為可參自以為可以故漢用之而興也
茅坤曰何之公參之明兩絕世者也按此段具見黃

司馬倏御史各一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

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

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

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

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

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賢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

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

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

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趨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

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事為寄慎勿

老術

按老子云我无為民自化我好靜民自正參欲以道化為本不欲擾其末也

茅坤曰蕭曹微時雅善及為將相有却豈論功行封之日欵又曰蕭何臨沒而獨荐參二預知何必荐者以兩人同得黃老術也

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

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

先之駟案漢書音義曰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為亂素

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老

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參欲以

道化其本不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卻

至何且歿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

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訕於文辭重

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

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

客見參不事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

劉辰翁曰參平生
惟七十創最著傳
功最外本無可言
若元蓋公事安所
用子長哉從蓋公
以來繼主吏歌呼
又答窰只是一箇
糊塗焉出許多然
不可厭以其語不
一種也

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

終莫得開說如淳曰開謂有所啓白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

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

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

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

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窰為中大夫索隱曰窰音張律反

惠帝恠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索隱曰少者不足之詞故乃謂窰

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弄羣臣帝富

於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

無言吾告若也索隱曰謂惠帝語窰無得言我告汝令諫汝父當自云是已意也

窰既洗沐歸間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答窰二

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

讓參曰與窰胡治乎如淳曰猶言用窰為治○索隱曰胡治也言語參何為治也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

董份曰參以戰伐
封侯一勇夫耳以
宜剛鷲為性而乃
薦好黃老尚清淨
所以不自盛滿而

史記卷五十四

盧孫王

中說本有窰字無音字

襄山中丞云衛青傳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當即是時見年表索隱云云此作平陽公主則又誤

保其身也當舟子房亦松意同看淮陰功大貴極惟不知以此取誅滅哀哉
茅坤曰此篇專看參之所以守何法處故于飲酒自頹放處皆有本指而民歌其相業清淨寧一四字一篇之大指也

董份曰太史結贊語極有意味蓋黃老雖非正道然休

息瘡痍尤得政体太史公豈專進黃老者哉
劉辰翁曰本攻城野戰材也及為相國獨遵用蓋公語遂能養漢初氣脉在亡秦之後文景之前以漢之所以為漢也

打王本述贊連寫

姓歌之曰蕭何為法顯若畫一。徐廣曰顯音古項反一音較。索隱

曰漢書顯作講畫訓直又訓明言法明直若畫一也講亦作觀小顏云講和也畫一言其法整齊也

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平陽侯

竇高后時為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為侯。立二十

九年卒。諡為靜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諡為簡侯。

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

二十三年卒。諡夷侯。子襄代侯。襄尚衛長公主。生

子宗。立十六年卒。諡為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

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

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

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

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索隱述贊曰曹參初起為沛豪吏始從中涓先圖善置執主執帛攻城畧地衍氏既誅昆陽失位北禽夏說東討田既剖符定封功無與二市獄勿擾清淨不事尚主平陽代享其利

黃震曰參自高帝起兵無一戰不與雖非赫赫功而未嘗以敗聞天下既平猶從擊陳稀黥布蓋參與帝終始無間而不見疑相齊齊治相漢漢治參有過人者矣而史論戰功則謂其當信之意焉愚謂參明哲當秦之後若有抑揚之意焉愚謂參明哲保身雖信不能及而立法易守法難參以人豪一遵何約束除吏皆木訥而深刻者輒斥去所以養成漢家寬厚之風雖何無以尚之參其可少哉書稱斷斷今無他技

吳校宋校作三年

觀

參之謂矣

楊維禎曰漢相求師問道者少矣曹參治齊獨有志于求師悉召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則齊國之理豈卑于管晏而諸儒集者百數言人人殊無以師參者乃使之求膠西孟公治黃老言者居所避之舍用其言齊亦理而參稱賢相他日治漢遂使黃老廢儒漢之治道安于苟簡而二帝三王之制不可復與固漢相國之罪亦齊諸儒之罪也

王直曰蕭何素不知學其於治天下之道未有所立也就使有所立參尤當敬守而慎行之豈酣酣者所能治耶何之律令豈古聖人所用以治天下者耶當時天下之所以安者蓋民久苦秦虐而幸漢之寬故恬然自安于下非宰相有道以維持之也然則參雖能清淨不擾要亦苟且偷惰之謂耳

謝鐸曰方秦之吞併諸侯也舉先王之法而盡變之當是時天下之民塗炭已極矣參之相漢有見于此遂訪諸蓋公求黃老之說一以清淨無為為治是猶出烈熾之中故民安其治而歌之所以轉二世之秦為四百年之漢者參亦不為無功焉然吾猶有惜于參者時至孝惠秦灰已冷楚坑已平牝雞之聲未聞屠牛之鋒未挫可以有為之日也帝察參不事事且使其子諫之帝亦非常主矣柰何一意矯秦遂至酣歌廢事卒使漢家之治因循雜伯而不能復元氣于三代之時惜哉

曹相國世家史記卷之五十四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四 終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五

吳興凌稚隆輯校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史記卷之五十五

真德秀曰愚按子房為漢謀臣雖未嘗一日居輔相之位而其功實為三傑之冠故高帝首稱之其人品在伊呂間而學則有王伯之雜其才如管仲而氣象高遠則過之自漢而下惟諸葛孔明畧相伯仲若荀彧忘漢附曹而或者比之子房既非其類崔浩何者亦自比焉

唐順之曰按朱氏云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為韓報仇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籍漢滅秦誅項以攄其憤然後弃人間事導引辟穀托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日相期于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心胸面目為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

凌約言曰敘留侯獨于為韓處尤明書法筆力兼至

四庫考證云案唐書地理志邠縣當作邠城縣又韓里也里字疑地字之訛

按此見張良為韓

留侯張良者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五里今城內有張良廟

也其先韓人也

索隱曰韋昭云留今屬彭城按良求封留以始見高祖於留故也漢

書云良字子房按王符皇甫謐並以良為韓之公族姬姓也秦索賊急乃改姓名而韓先有張去疾及張譴恐非良之先代也良既歷代相韓故知其先韓人顧氏按後漢書云張良出於城父城父縣屬潁川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城父在汝州郊縣東三十里韓里也大父開地

父祖父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

惠王索隱曰韓世家及系本立作桓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卒卒

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

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

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索隱曰謂大父及父良嘗

四庫考證云元年上當有元朔二字

從後中後初王

劉辰翁曰從倉海君得力士已怪百

二十斤推拳于曠野之中而正中副車雖架砲不能也

大索甚急良非獨自免并隱力士以大怪事卒婦之圯上祖父又極從容

可語解盧大經曰子房欲為韓報讐乃捐金募死士以鉄椎狙擊始皇自以陳勝

吳廣田儂項梁之徒始相尋而起是

擊之力也其開擊豈小哉楊維禎曰或問張良狙擊即夷門監者之用朱柝朱倅

學禮淮陽

正義曰今陳州也

東見倉海君

如淳曰秦郡縣無倉海或曰東夷君長○索隱曰姚察以武帝時東夷穢君降為倉海郡或因以名蓋得其近耳○正義曰漢書武帝紀云元年東夷穢君南閭等降為倉海郡今穢穢國得之太史公修史時已降為郡自書之括地志云穢穢在髙麗南

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

服虔曰狙伺候也狙七預反伺也徐廣曰伺候也音

千恕反○索隱曰應劭云狙伺也

一云狙伏伺擊也謂狙之伺物必伏而候之故吟云狙候是也

秦皇帝博浪沙中

索隱曰服虔云地在陽武南按今浚儀西北四十里有博浪城

○正義曰晉地理記云鄭州陽武縣有博浪沙按今當官道也誤中副車索隱曰漢官儀天子屬車三十六乘屬車即副車而奉車郎御而後從

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

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降中後初王

世中後初王

四庫考證云案漢書文
穎注記作沂又云沂水之
上記說地據下文及漢書
注改
上下邪 注校剛上字
把水之上注校記改沂

殿中後作歐

吳校宋板取下有履字

成而狙擊者不成
遂與荆軻之拙傳
千載之笑謂智不
智非欺乎曰力士
操椎誤中副車力
士之拙也大索十
日而力士亦良訖
不得焉良之智孰
愈乎哉

凌約言曰彊忍下
取履正模寫妙處
漢書削之可以規
班馬優劣
楊時曰老子之李
最忍他閉時似箇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

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圯音怡○索隱

曰嘗訓經也閒閑字也從容閒暇也從容謂從任
其容止不矜莊也邳披眉反按地理志下邳縣屬
東海又云邳在薛後徙此有上邳故此云下邳李
奇云上下邳人謂橋為圯文穎云沂水上橋也應
劭云圯水之上也姚察見史記本有作土旁者乃
引今會稽東湖大橋名為靈圯圯亦音夷理或然
也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索隱曰

直猶故也亦恐不然直言正顧謂良曰孺子下取

履良愕然欲毆之徐廣曰一曰良怒欲罵之為其

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

之索隱曰業猶本先也謂良心父以足受笑而去

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徐廣曰一曰為

其老彊忍下取

日評林別本

雞中後柯王

殿本考證云狀字疑衍

虛元卑弱底人到
緊要處發出來令
人支吾不住如張
子房是也子房如
峴關之戰舟秦將
連和了忽乘其懈
擊之鴻溝之約與
項羽講解了忽回
軍殺之這便是柔
弱之發處可畏可
畏

凌約言曰老父出
一編書乃太公兵
法也方良夜未半
先往老父喜曰當
如是正兵法所謂
先發者制人後發
者制於人老父之
意良默得之故未
授兵書而老父已
許之也

履因進之父以足受笑而去日孺子可教矣後五

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

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

早會五日鷄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

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

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徐廣曰編曰讀此則為王

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

下黃石即我矣正義曰括地志云穀城山一名黃

郡孔文祥云黃石公鬚眉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

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正義曰七錄云太公兵

阿和聖詠河

中後柯王本無朝某二字
以下皆同

楊循吉曰後十年
從沛公應老人後
十年為王者師而
即曰以太公兵法
說沛公沛公常用
其策等語敘事何
等緊嚴

按此見張良為
韓

牙周文王師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

封齊侯也為後解鴻門之難眼目應前後十年與

俠項伯常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

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

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畧地下邳西遂屬

焉沛公拜良為廐將駟案漢書音良數以太公兵

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

省良曰沛公殆天授索隱曰殆訓近也故遂從之不去見

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

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

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

良為韓申徒徐廣曰即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與韓王將千

餘人西畧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

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

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

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

人擊秦嶢下軍徐廣曰嶢音堯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

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

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徐廣曰一作百益為張旗幟

諸山上為疑兵索隱曰旗幟音其試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

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

茅坤曰留壁者嚴
我陣也五万人具
食者以備不時奮
擊之餉也張旗幟
諸山亂其耳目而
分其兵也以重室
啗秦將者餌之使
懈也懈則擊而勝
也

中統本其試下有反字單
刻本作其試三音則反字衍

茅瓚曰樊噲之言善矣子長不載于此文固有主客也

凌約言曰或謂新城董公進說漢王三軍素服大義皎

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

因其解擊之索隱曰謂卒將離心而解怠沛公乃引兵擊秦軍

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

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

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

不聽徐廣曰一本本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欲為富家翁耶沛公曰吾欲有天下噲曰今臣

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寶鐘鼓之飾奇

物不可勝極入其後宮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

所以亡天下也願沛公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

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晉灼曰資

籍也欲沛公反秦奢泰服儉素以為籍也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

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

索隱曰見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

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

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

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

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耶沛公曰鯽生教我距

關徐廣曰呂靜曰鯽魚也音此垢反○索隱曰鯽謂小魚也奇趨勾反按楚漢春秋鯽生本姓解

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

却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為奈何

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賓

然何子房念不及此也予謂方漢王欲留秦宮室而子房說以縞素除殘已先得之矣王黎曰楚紀有沛公問故而臣有項伯殺人臣活之等語今先著項伯殺人從良匿于前則此不必費辭矣且有情

殿本無集辭

楊循吉曰撮敘語而鴻門事情盡矣

中統和至本無音奇超可反四字有臣瓚二字四庫考證云案漢書臣瓚注作楚漢春秋鯽姓疑此解字乃鯽字之訛

按此見張良為韓

婚。今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如淳曰本但與巴蜀故請漢中也。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正義曰括地志云褒谷在梁山州褒城縣北五十里。南山山昔秦欲伐蜀路無由入。乃刻石為牛五頭。置金於後。偽言此牛能屎金。以遺蜀侯。貪信之。乃令五丁共引牛塹山。堙谷。致之成都。秦遂尋道伐之。因號曰石牛道。蜀賦以石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是又云斜水。源出褒城縣西北衙嶺。山與褒水同源。而流派漢書溝洫志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沔。皆以遺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

沔水本

鎰中後說溢

何孟春曰張良從沛公蓋欲為韓報讐也。子嬰誅而韓王成立。則復辭漢而為韓。万世之下稱其不忘故主之義。茅坤曰。是時諸侯王初各分地。而王良獨策天下之勢。方如沸鼎。而楚則首忌者。漢王也。故一則燒棧道。以堅其不為西顧之心。一則故遺田榮。反書以促其北嚮之戰。又曰。子房自此以前。種二為韓。以後死心于漢矣。按漢之所以王楚之所以亡。在峽一着。

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以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

踞中後本

茅坤曰張良一生得力在以此太史公一篇摹構在以此

唐順之曰太史公見得分明故說得如此斬絕非後世史官所及
揚慎曰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以此叙事繳語法後云竟不易太子四人力也再以此句法同

茅坤曰立六國後一節陳涉始亂時分兵樹秦敵可也至是時則諸侯王已各裂土而守而漢且定三秦東下

矣所兩爭者獨楚耳桡楚權而假六國後是以画虎豹而欲噉人也可乎哉

吳澄曰桡楚權立六國三晉有生氣而韓亦必有再封之望子房豈死見于是哉然當楚漢之未決又立六國以眾其敵使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漢亦成功又誰為韓以報楚况項羽專制山東河北九江昌邑猶有故

其殿中統柯王毛本俱作能

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桡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弃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

統 詳林別本 桡作桡下同

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桡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為大王籌之。
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拍畫也。或曰。前世湯武著明之事。以籌度。今時之不若也。
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其制桀之灰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灰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

趣 中統柯王 趣作趨

籍 中統柯王 籍作籍

王有不可以紛更之者韜其能久存乎故子房寧寢鄴生之諫而就漢之天下天下既定太原馬邑固已屬韓原王之孽孫韓之再封未必非借箸力也

邵室曰湯伐桀而封杞也武王伐紂而封宋也其為帝壽而不欲其為湯為武何耶

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

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索隱曰。崔浩云。表者標。榜其里門。商容紂時賢

人也。韓詩外傳曰。商容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化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山。武王欲以為三公。固辭而不受。餘徐廣曰。釋一作封。比干

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

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

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

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如淳曰。革

者。革車也。軒者。赤轂乘軒也。偃武備而治禮樂也。

謂廢兵車而用乘車也。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

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

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

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

矣。放牛桃林之陰。索隱曰。晉灼云。在弘農南門鄉

丘聚古桃林也。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桃林。廣三百里。以示不復輸積。今陛

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

天下游士離其親戚。弃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

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

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

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

索隱晉灼云。在弘農南門鄉。谷中說。在弘農南門鄉。谷中說。漢書注。改。按說。文。是部。閭。氏。目。視。以。夏。門。聲。若。農。湖。縣。有。閭。鄉。汝。南。西。平。有。閭。亭。段。氏。云。俗。作。閭。秦。古。按。世。字。與。易。閭。其。無。人。閭。字。異。音。異。形。異。義。閭。字。徐。氏。新。附。門。部。若。良。切。此。閭。字。音。無。切。分。切。廣。韻。在。二。下。文。漢。書。庚。太。子。傳。以。湖。閭。鄉。邪。里。聚。為。庚。園。孟。康。曰。閭。古。閭。字。以。門。中。是。建。安。中。正。作。閭。何。校。改。閭。師。古。曰。夏。舉。自。使。人。也。夏。音。許。各。反。

已矣。夫楚。陶傑

國字本以夏其後轉相
說誤遂為門中受身而郭
璞乃音汝授反蓋失理遠
耳
疆中後有本俱作強

董份曰言客計欲
立六國以撓楚權
今縱能使楚无疆
而遂撓楚矣然六
國並立則亦將從
而撓我也註謬撓
字就應沛公計撓
蘇軾曰刻印銷印
何嘗累高祖之知
人適足明聖人之
无我
王九思曰子房勸
帝王韓信而後禽
之將欲奪而固与
之意
茅坤曰一在淮陰
事一在項羽事以
兩者漢之所以王
天下而楚之所以
亡其國盡之矣
倪思曰漢王用其
計諸侯皆至皆極
意為子房提出与

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駟案漢書音義曰唯當使楚無疆疆

則六國弱從之。索隱曰荀悅漢紀此事云獨可使楚無疆疆則六國屈撓而從之又韋昭云今無疆楚者若六國立必復屈撓從楚是二說之意同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

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

敗而公事。索隱曰高祖罵酈生為豎儒謂此儒生豎子耳幾音祈幾殆近也而公高祖自謂也漢書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

為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

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

卒破楚同故重出未嘗字

未嘗有戰鬥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

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

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

道望見諸將如淳曰復音復上下有道故謂之復道韋昭云閣道往往相與

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蕭

按此佐高帝定封

茅坤曰竊謂沙中偶語未必謀反也謀反乃族滅事豈

汪校漢紀下增說字

複殿本

野而謀者當漢之
剖符行封諸侯王
時雖多出高帝獨
見未必非蕭曹從
中上下而間有失
諸將心者于房於
此不言之恐有後
患言之又恐存蕭
曹生隙故特假以
恐喝高帝及急封
雍齒則辭疑定矣
此等皆子房呼吸
風雲處

康海曰世有人主
所怨而不灰者漢
高祖乃乘之貴不
能必殺雍齒乃從
而封之是故君子
知命

楊維禎曰利于小
而害于大者素無
圖天下之量者也
吾不意漢王之圖
天下也亦利于小
也西入咸陽見秦
宮室帷帳室貨婦
女遂欲留居之其
去諸將爭走府庫
取金帛者何遠哉
諫以樊噲之言不
听非繼以張良之
言則霸上未肯碎
還亦豈非山東匹
夫之眼寒而天下
之量素無也然則
沛公以一匹夫而
爭天下于群盜之
手非有諸傑之佐
則亦不過為鼠竊
而王狗偷而帝耳
何以芟夷群盜宰
制六合受秦玺符
為天下共主哉

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
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
又見疑平生過失徐廣曰多及誅故即相聚謀反
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
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駟案漢書音
義曰未起時怨有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
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
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索
隱曰縣名屬廣漢○正義曰括地志云雍齒城在益
州什邡縣南四十步漢什邡縣漢初封雍齒為侯
國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

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
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
東有城臯西有殽黽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
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
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正義曰殽
三殽山也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二十八右隴蜀正義
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
曰隴山南連蜀之岨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
有胡苑之利索隱曰崔浩云苑馬牧外接胡地馬
物志云北有胡苑之塞按上郡北地之北與胡接
可以牧養禽獸又多致胡馬故謂胡苑之利也
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致諸侯諸侯安定河渭

史記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 洋

殿本少故淮南子云云十四

日中徒作曰

按留侯佐高帝定

按篇中三語多

病兩語辟穀
陸深曰性固多病
叙事者乃于從入
關時著其杜門不
出得子房之心矣

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

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索隱曰此言謂

語金城言秦有四塞之國如金城也故淮南子云

雖有金城非粟不守又蘇秦說秦惠王云秦地勢

形便所謂天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

關中索隱曰周禮三日詢國遷乃為大事高祖即

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駟案漢

日服辟穀之藥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

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

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

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

常中徒作常

按留侯佐高帝

胡儼曰余讀留侯

疆中徒作疆下同

角中徒作角下同

厚札招致四人為

太子助或謂審有

以此是子房植黨以

拒父也愚以當留

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

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

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

澤疆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

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索隱曰四人四皓也

黃公角里先生按陳留志云園公姓唐字宣明居

園中因為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

居夏里修道故號曰夏黃公角里先生河內軹人

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

崔氏周氏世譜及陶潛四八目而為此說四人

唐中徒作唐

中徒作計

故招致四老因其
明而通之則悟之
如反手且四老之
力孰方張良群公
卿其言之切孰非
周昌叔孫通然而
不從彼而從此者
由攻其蔽非就其
明之異耳
劉辰翁曰欲易太
子留侯畫策招四
皓一段叙事明整
讀之歷如目擊

漢代戰國策之
論

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
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
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吕后令吕澤使人奉
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
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
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
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
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
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
也。皆不肯為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

索隱曰此語出韓子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

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

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吕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

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徐廣曰夷

猶儕也。○索隱曰如淳云等夷言等輩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

將。復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晉灼曰鼓

行而西言無所畏也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

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吕澤立夜見吕

后。吕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

豎子。固不足遷。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

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郵馬

彪曰長安縣東有曲郵聚○索隱曰郵音尤按司馬彪漢書郡國志長安有曲郵聚今在新豐西俗謂之郵頭漢書舊儀云五里一郵郵見上曰臣宜人居間相去二里半按郵乃今之候

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

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

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

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

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

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

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

王守仁曰果于隱者必不出謂隱而出焉必其非隱者也世家謂留侯招

四皓為太子輔余疑非真四皓也乃

子房為之也夫四人遁世已久形容

狀貌人皆不識之矣故子房于呂澤

劫計之時陰舛筭度取他人之眉鬚

皓白者偉其衣冠以誣高帝以又不

可知也良平之屬平日所挾以事君

者何莫而非奇功巧計彼豈顧其欺

君之罪哉况是時高帝之惑已深呂

氏之情又急何以明其計之不出此

也邵室曰當是時高帝病且崩矣不然為太子賓客而不

先見天子帝不崩四皓其能遂歸乎

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

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

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

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

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

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如淳

曰調護猶營護也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

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

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

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

徐廣殿中統柯王毛森撰
作書昭

山庫考證云脫良字據
漢書注增

劉辰翁曰良為劫則此四人者良飾之而其言良教之也故太史公言本招此四人之力諱之也不然何不著此四人姓名而對上亦有不自稱名者耶
宗臣曰良所以輔漢者為其足以滅楚也良所以有志滅楚者為其滅韓也使楚未嘗有怨于韓則良何心以仇楚使漢不足以滅楚則良亦何心

諡柯王本

冢中統本

以與漢哉然則良之與漢者非為漢也為韓也漢不與則楚不滅楚不滅則韓之仇不復良豈能自已哉
劉子翬曰張良所畫計高祖用以成漢業及招四皓則高祖亦隨許中矣良欲從赤松子遊蓋婉其辭以脫世網所謂鴻飛冥弋人何慕焉
茅坤曰沒峽一段則篇首圯老一段多成鬼語矣
余有丁曰獨証黃石事者峽近怪非證則益誣矣故必登七
劉辰翁曰峽傳從倉海君力士圯上父老以至四皓豈

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徐廣曰繳

矰射也其矢曰矰○索隱曰馬融註周禮云矰者繳繫短矢謂之矰一說云矰一弦可以仰射高者故云矰也
尚安所施歌數闋索隱曰音曲亢及謂曲終也說文云闋事也戚

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

下徐廣曰一云出及立蕭何相國駟案漢書音義曰何時未為相國勸高祖立之
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

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索隱曰春秋緯云舌在封萬戶位列侯

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弃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索隱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能入火自燒崑崙山上隨風雨上下也乃學辟穀

道引輕身徐廣曰一云乃學道引欲輕舉也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

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諡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徐廣曰文成侯立十六年卒子不疑

代立十年坐與門大夫吉謀殺子房始所見下邳故楚內史當歿贖為城旦國除應前十三年見濟北黃石即我

地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

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

留侯歿并葬黃石冢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張良墓在徐州沛縣東六十五里與

冢中統本

增中統柯王
作書昭

必有名姓哉始以
天人助興漢業故
屢見不為怪末著
子房之欲輕幸與
黃石俱葬首尾奇
事

王偉曰據太史公
贊蓋真以黃石為
鬼神也與昌黎韓
子以桃源為神仙
何異哉眉山蘇公
曰黃石公古之隱
君子也是可以祛
千載之惑矣
劉辰翁曰將極言
有鬼神却從尤鬼
神說滿傳奇怪亦
不得不引而歸
之正及論其形貌
亦爽然自失言笑
有情
陳仁子曰始以天
斷見漢之締創也
不偶終以貌論見

留城相 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
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索隱曰物謂精性及

藥也 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恠矣索隱曰詩緯云

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

籌筭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

其人計魁梧奇偉。應劭曰魁梧丘虛壯大之意。索隱曰蘇林云梧音悟蕭該云

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索隱曰子羽澹臺滅明字也仲尼弟

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高帝之用人也不
錯

子傳云狀貌甚惡又家語云子羽有君
子之容而行不稱其貌與史記文同也 留侯亦云。

索隱述贊曰留侯個儻志懷憤惋五代相韓一

朝歸漢進履宜假運籌神算橫陽既立申徒作

扞灞上扶危固陵靜亂人稱三傑辯推八難

赤松願游白駒難絆嗟彼雄畧曾非魁岸

黃震曰利啗秦將旋破嶮關漢以是先入

關勸還霸上固要項伯漢以是脫鴻門燒

絕棧道激項攻齊漢以是還定三秦敗于

彭城則勸連布越將立六國則借箸銷印
韓信自王則躡足就封此漢所以卒取天
下勸封雍齒銷變未形勸都關中垂安後
世勸迎四皓卒定太子又所以維持漢室
于天下既得之後凡良一謀一畫無不繫
漢得失安危良又三傑之冠也哉然董公
仁義正大之說則良不及之使以良之智
兼董公之識而為
漢謀伊周何尚焉

柯王本述贊連寫

留侯張良世家。說
卷之五十五

史記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

十五

秦

汪校同上添
不字

遊中統本

悟中統作忤

其美也

人之所共知也

一書不盡

人亦以爲然

而不知其不然

也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五 終

